

锦县文史资料

第三辑

(军事专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锦县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日

前 言

这是一集如实记叙的军事专辑。是笔者亲身经历的记录。

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肆意践踏着的白山黑水的时候起，具有反抗外来民族侵略优良传统的中华民族，首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到抗日的前线去为光荣的民族、为神圣的祖国而战，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，书写了光辉的篇章。中华民族不可辱，无数爱国志士，尽管他们的出身和经历不同，国难关头，民族惨遭凌辱的时候，毅然高举义旗，以血和肉同日寇搏斗，表现了纯洁的民族气节和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；那些在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下的国民党将士，以民族为重，以国为怀，在抗日的风火中，尽了他们不愧为炎黄子孙的职责。所有这些抗日救亡的事迹，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和光荣，为后人所敬仰。

军阀混战方面的生动记叙，亦为民族历史宝库奉献了点滴史料。

忆往昔，承继民族传统；看今朝，共奋力，宏图四展，四化早日实现。

此辑承蒙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和笔者的热心奉献，在此谨表谢意！並望读者予以诚挚地指正！

政协锦县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二日

目 录

中共锦县委书记韩永山同志为《锦县文史资料》题词

- 1、长征路上见闻 段顺祥口述、张显华整理（1）
- 2、我所知道的
两次直奉战的片断 常玉林（6）
- 3、直奉战的见闻 岳杰（15）
- 4、战琢州 常玉林（18）
- 5、锦州陷落经过 县党史办供稿（22）
- 6、锦州陷落后
辽西各县的战斗情况 县党史办供稿（29）
- 7、救国军
夜袭大凌河车站 张克武口述、潘洪玉整理（36）
- 8、错草岭伏击日本军车 潘洪连（42）
- 9、黄显声明港兵变 潘洪玉（45）
- 10、东北救国军几次对日作战 常玉林（53）
- 11、冯占海抗日经过 县党史办供稿（60）
- 12、赵向宸戎马一生 赵九春（67）

长 征 路 上 所 见

段顺祥口述 张显华整理

我正在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，自愿参加红军的。党中央为了抗日必须到前方去的主张，经中央首长决定，举行震惊中外的两万五千里长征。当时的中央首长有：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、朱德、彭德怀……等。参与长征的队伍，有第一、二、四方面军。一方面军总指挥刘伯承；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、肖克；四方面军张国涛、徐向前。我参加红军后，被编到四方面军司令部当电台通讯员。当时一、二、四方面军朱德同志任全军总司令、彭德怀同志为副司令。决定一方面军为长征的先头部队。毛主席曾说：“长征是播种机，要撒下革命的种籽，使革命到处开花结果。”又说：“长征是宣传队，沿途宣传无产阶级革命政策，使马列主义的理论深入人心。”又说：“长征是宣言书，长征是向全世界和全国人民宣告红军坚决抗日，对内团结，一致对外，达到最后胜利。”

长征中全体战士们都是志气振奋、斗志昂扬。经过长途跋涉，来到云南金沙江。江深水急，幅宽浪大，既无船只又无桥梁，令人望江生畏。但是红军的指战员们，信心十足，勇气百倍，任何艰难险阻也不能阻止长征的前进道路。国民党为了堵截我军过江，工事鳞次栉比，碉堡林立棋布，各种武器组成交叉火网，严密封锁。住江西国民党布署重兵，又

凭借天险，红军固然顽强，如要渡江必会被全部歼灭。哪成想经我方部队首长们运筹帷幄，准备了部分船只，决心夜间分批偷渡。当敌人发现时，我军已经全部安全渡过了。为了迅速前进，稍事休整。从云南开赴四川途中，又遇到大渡河拦阻去路。据侦察得知：国民党早就部署重兵于大渡河对岸沿岸，筑工事修碉堡再次阻截我军前进。由于红军先头部队，首先作好渡江的一切战斗准备，及渡江的器材（如船只竹筏等），并组织强渡小组及强渡部队。于某夜强渡开始了，首先由强渡小组偷渡，敌人发现后，仍冒敢火急进。我方掩护部队，集中火力消灭和压住向我渡江部队射击的重要火力点，使我强渡部队迅速登岸占领滩头阵地，进而捣毁敌人的江防阵地。一夜之间不仅先头部队过了江，就是我们后续部队也顺利地全部过江。这两个天然屏障都被红军征服。

过江后，红军的士气更加旺盛，经过多日行军，到达了夹金山。夹金山海拔三千多米，仅次于二郎山，山峦起伏，崇山峻岭，逶迤数百里。山顶常年积雪，空气稀薄。但经侦察，夹金山是必经之路，于是首长决定登山通过。经过两天的艰苦攀登，累的人们精疲力竭，腰疼腿酸。山上的气温一般都在零下十度左右，虽是夏季，但也有时雪花纷飞，顿觉寒风凛冽，砭人肌骨。当地民谣说：“山高离天三尺三，人过要低头，马过要下鞍。”战士们是不怕艰难险阻的，越劳累越有毅力，越寒冷越是顽强。个个边爬山边说笑或合唱战歌，冷了披上毯子或把多余的衣服都穿上。

由于山高常年积雪，又兼山路不平，积雪的厚度难辨，偶一不慎，滑到积雪深处，就有生命危险。当时研究出一个救护的办法是：万一不慎掉到雪坑里，切不可急躁乱挣扎，这

样越挣扎陷的越深。必须在陷下时赶快卧倒（使雪承受面加大），即使不能卧倒也不能乱扑楞，然后用绑腿，把一端扔给被陷者，大家把他拽上来。由于山岭漫雪，银装素裹，阳光辉映，使眼目迷离。对行军不利，后来改成白天休息，夜间行军。此时国民党的飞机，因为山高峻岭，空气稀薄，难于临空轰炸，只好在远处山脚下盘旋哀鸣。就这样，我们顺利地跨过了插翅难飞的夹金山。

红军健儿由于长途行军，环境恶劣，时有掉队的。同志间互相协助，替人背枪，互相搀扶，或者背背同志走。毛主席看到有的同志不能随队前进时，把自己的马让给掉队的战士骑。其他首长也同样，宁肯自己徒步，把马让给病号。战士们受到中央领导的如此亲切关怀，个个深感敬佩，更加激励着战士们互助互爱、互相关心，克服一切困难，突破天险，完成长征的神圣任务的决心。

在行军当中口渴了就地池塘河流，随时就喝。到达山区起初不了解情况，渴了见水就喝，岂知竟有中毒身亡的。于是上级规定，切不可随便见水就喝，以免中毒。并规定每人预先带一个竹筒，每日出发前，装满好水，以备途中饮用。一九三五年六月由于红军的指战员，齐心协力，战胜了一切困难，胜利到达了预定地点。就在休整之中，大家以沉痛的心情，为在途中牺牲的战友，开了个庄严肃穆地追悼会。

长征经过四川西北时更是困难。这一带地处荒凉，渺无人烟。每人携带的干粮，几乎要吃光了，饥饿的威胁越来越严重。而且要过浩瀚飘渺，无边无际的大草地。当红军到川北松潘县的毛儿盖的时候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，军

长以上的干部参加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过草地。会期五天，制定过草地的方案。在会上张国涛提出异议，主张以川康为根据地，反对过草地北上抗日的计划。经毛主席及其他同志，根据当时国内的形势，一再阐明北上的必要性，张国涛勉强前进了。在过草地的时候，张国涛固执己见，畏惧困难，停止不前。于某日上午五点钟左右，竟擅自率四方面军返回四川。当时战士们都心怀不满，彭总（彭德怀）的意见，想一举消灭他。由于毛主席再三劝阻，得免内部流血格斗。

红军主力所经过的草地是：污水稀泥杂草丛生，只有曲折的小路，如果不慎一步踏滑就有被稀泥淹没的危险。万一滑下去不能挣扎，挣扎会越陷越深，不出几分钟就淹没过顶而死亡。一旦失足落陷，立即卧倒，不要挣扎，这样不会很快下陷，以赢得救护的时间，安全脱险。如果牲畜陷下时，把驮的东西及马鞍子取下，牲畜无法挽救，就任其淹没了。

在长征路上最严重的问题，要算是粮食问题，所带的干粮已吃光了，但无法补给。只可用饭盒煮野菜充饥，没有野菜时采嫩树叶，没有树叶就只有把瘦弱的马宰掉，连同马皮一齐煮烂充饥。在食物毫无着落的情况下，有的同志把皮带煮烂吃了。红军就这样历尽艰辛万苦，卓绝地战胜了重重困难，终于完成震惊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。
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长征结束，红军一、二、四方面军会师于陕北。部队出发前有三十万，一路上由于与国民党军作战，以及恶劣条件所致，人员有减无增，到陕北只剩三万多人了。会师后不久，立即为在长征途中英勇牺牲的同志们举

行隆重的追悼会。我们个个怀着沉痛的心情悼念他们。他们的死重于泰山，留芳千古。我们都暗下决心化悲痛为力量，携起手来，踏着他们的足迹，勇敢的前进！

我所知道的两次直奉战的片断

常 玉 林

第一次直奉战

一九二〇年，段祺瑞任陆军部长，曹锟任七省（河南、河北、山东、山西、湖北、安徽、江苏）经略使。于该年夏季，发生了直（河北省）皖（安徽省）战争。因双方旗鼓相当，僵持不下。于是双方先后各派代表，请求奉（辽宁省）军出兵支助。张作霖考虑利害关系，毅然支助直军。出兵关里，共将皖军击败，直奉两军大获全胜。战争结束之后，曹锟执政。曹召集军事会议，参加人员有直奉两巨首（曹锟和张作霖），还有师长吴佩孚、张作相等人。会上为了掠夺和占领皖军的胜利品及地盘，双方发生了争执。其中吴佩孚争执最甚，张作霖在会上对吴佩孚的意见大加批驳和责斥，会议弄得不欢而散。张作霖认为奉军出师三十多万帮助直军，才取得胜利。且奉军官兵伤亡以及枪械弹药军用物资损失极大，如今直军竟独吞了战利品及地盘，这不是奉军被直军利用了吗？因此痛恨在心，深怀此仇必报之心。

奉军回东北后，即整军经武，加紧训练，成立讲武堂和教导队，大量培训军事人才。对精干有为的青年，选送日本士官学校深造；收聘保定军校的教官以及其他军事人员，如何柱国、王兴文、杨正治、陈森等，都委以重任。

张作霖对直系的曹锟、吴佩孚等，仇恨入骨，决心消灭之，占领直隶，进京执政，统治全中国。于一九二二年把奉

军按作战编制，编为三个梯队：第一梯队司令张作相，配属兵力有二十八师、二十八师及丁喜春旅、缪旅等；第二梯队司令张学良，配属兵力有第三旅、第四旅、第七旅、第八旅、第十六旅等；第三梯队司令吴俊升，配属兵力有二十九师及于旅、汤旅等。

第一梯队奉命进入喜峰口、西铺村、迁西、丰润、丰南之线待命。第二梯队兵力集结杨柳青及王庆坨之线，并构筑简单工事。于公历四月初，全梯队向信安镇、中口村、胜芳及霸州之线开始总攻。梯队司令官张学良、郭松龄命王兴文代理第八旅旅长，配属炮兵一团于拂晓前攻击中口村及胜芳之线的直军。

当时的直军第三师，是吴佩孚的嫡系部队，战斗力很强。王代旅长根据当时的直军情况，决定用中央突破的战法，突破点选在中口村。全旅及炮兵一个团，又由第三旅一团调来机枪连。那时我是机枪连第三排排长。拂晓攻击开始了，我连掩护步兵前进，和守军展开激战，双方互有伤亡。八旅的温、宋两团长负伤。营长以下的伤亡估计约有五百名以上。我连的排长有两名负伤，班长伤亡七名，士兵伤亡约有三十名。在直军既据中口村之险，又有坚固的工事，负隅抵抗的情况下，而我军伤亡很大，一时难以攻克。代旅长王兴文以必胜决心，命令炮兵团用燃烧弹摧毁中口村。炮兵团奉命，以全团的炮火，集中射击中口村。当时中口村硝烟四起，火焰弥漫，不仅所有防卫设施全部摧毁，就是百姓的房屋建筑统统变成瓦砾和灰烬。至于直军和百姓，也都几乎全部炸死烧死了。我旅部队乘势向直军发起冲锋，直军溃逃，遗下的被烧死炸死的尸体不计其数。我旅进占了中口村。梯

队右翼攻击信安镇的第三、四两旅，已把信安镇全部攻下了。我第二梯队的进攻任务，已全线胜利完成了。

第一梯队在西铺村、迁西、丰润、丰南之线。奉命发动全线总攻，直军据险防卫，奋勇阻击，苦战一昼夜，奉军终未得进展。直军除正面努力防守，勿使攻破外，以马良一师的兵力，由第一梯队的右翼，大迂回，包抄第一梯队的后路，使二十七师及缪旅腹背受击，无法应付，只有败退。这时张作霖亲临滦州车站督战。见第一梯队，被直军击败，即令其退守长城的喜峰口、冷口之线。又见第二梯队，虽是节节胜利，战果辉煌，但毕竟是孤军深入。为了免遭危险，亦急令二梯队即速转移，脱离直军，撤出战场，经永平府退至山海关、九门口之线。直军跟踪追击，一直追到喜峰口、山海关奉军退守之线。长城内外，两相对峙，虽有小的接触，也无何人的变化。

我第三旅，退守山海关以北疙疸岭、二郎山之线，筑有坚固工事。于公历五月初，我军即准备有所行动。第三旅的第一团团长是王兴文，团副张熙光，第一营长焦汉武，第二营营长王德印，第三营王营长。某日晚九时开始行动。第一营为先头营。直奉两军阵地相距约有十五华里。在黑夜行军，先头营与本队失掉联络，直插直军阵地内部。而团长所率领的本队二、三两营及追、平连迷失方向，走有四小时之久，时将拂晓。此时已经走到直军阵地背后小山上，只听重机枪不断射击。团长王兴文找机枪连长霍永胜问：“这是否咱的枪声？”那时我在团长身旁，霍连长说：“不像咱的枪声。”王团长大惊，当时又听对方阵地内大喊：“哗过来吧！”这时有很多官兵围在团长附近，正说话

间，直军重机枪向我们射击，全体官兵急速卧倒，可是王团长、王营长及其他数人，当即牺牲。急于撤退，但天已拂晓，两营官兵伤亡很重。王团长及王营长的尸体，已由随从抢回。听说第一营全部为直军俘虏。这次偷袭未成，反而折兵损将。尔后双方各守原阵地，虽然时常有零星接火，但大局未变。一个半月之久，经北京绅士王士珍出面调停，以长城为界，全线停战。以后各自退兵。其他在关里所驻的奉军第一师、第十六师，以及各铁路线所驻的混成旅，多被直军收缴。奉军损失之大，超过直军一倍以上。这就是第一次直奉战的部分情况。

奉军返回东北以后，整军经武，加紧训练，以复一次直奉战失败之仇。

第二次直奉战

奉军返回东北后，张作霖立有卧薪尝胆之志。东北军改为保安军，张作霖任总司令。设陆军整理处，以姜登选为训练总监，管理教育军队及扩编军队；扩大讲武堂，成立教导队，组织军事高级研究班及军官教育班；大量收用军事人材，暗中派代表与天津段祺瑞联系。张作霖经过几年生聚和教训，认为东北军训练有素，装备精良可以一试了。于是把东北军整编为五个军。第一、三联军军长张学良、郭松龄，其所属部队有第二旅、第四旅、第六旅、第二十四旅、第二十七师、二十七旅及十六旅等；第二军军长李景林、张宗昌，其所属部队有第七旅、第三旅、丁旅、汤旅、及白俄骑兵军；第四军军长张作相，其所属的部队有第二十八师、丁旅、李杜旅、阚旅、于旅；第五军军长吴俊升，其所属的部队

有第二十九师、孙旅、冯旅。这五个军整编完了以后，于一九二四年秋全部集结在奉天（即沈阳），经张作霖分别向各级军官训话后，即开往前线。

第一、三联军占领九门口、三道关、乌牙城、山海关之线；第二军占领喜峰口至冷口之线；第四、五两军为预备队，第四军位置于兴城附近，第五军位置于锦西、建昌附近。第一、三联军，以火车输送，由奉天到绥中下火车。我三团在姜女庙附近构筑工事。右翼的部队是十六旅，旅长齐恩铭，占领九门口以北阵地。守九门口的是直军的独立旅，旅长是冯玉荣（冯玉祥的弟弟）。公历十月某日直军头头吴佩孚招集营以上的军官开军事会议。我十六旅旅长齐恩铭得知直军开会的情况，命令炮兵向直军阵地射击，试探直军的动静。此时直军所据守的九门口附近的阵地。由于主管官没在，无人指挥，士兵顿时混乱，狼狈不堪。我炮兵在炮队镜里发现直军动摇，齐旅长命令以全力向九门口进攻，直军溃退，我十六旅进占了九门口。直军会议以后，吴佩孚得知九门口失守，当即将冯玉荣旅长枪决示众。并将冯玉荣的首级挂在山海关城门上，以示军威。由此吴佩孚与冯玉祥有隙。

直军守山海关的师长是彭寿莘，与我一、六两旅对峙。某日拂晓，联军命令总攻，我旅第一团团长王德印攻击红墙子，第三团团长刘维勇攻击三道关。三道关之高，足有二百米以上。长城虽经数千年的风雨侵蚀仍未坏损，直军居高临下。我那时是三团机枪连排长，随步兵进攻到长城近前。直军防卫火力凶猛，手榴弹乱投。我排进攻到距长城约三四百米处，我右小腿被炮弹片炸伤，就地利用大石头掩蔽，用绑腿

带包扎伤口，有李排上等兵刘永清扶我下山，打算退出火线。刚走约有二百米时，我的大腿又着一枪，这时再也不能走了，等日落后，由刘永清背我到后方，乘火车到锦州陆军医院。

奉军对三道关及角山寺的进攻，城坚山高，实难攻下。每天都用炮轰和飞机投弹扫射，并以波浪式的冲锋。虽然这样，我二、六两旅伤亡甚重。激战数十天毫无进展。这时奉军方面，暗派代表郭仙桥（原系东北军二十八师旅长）密去冷口与冯玉祥（郭与冯有旧交）联系。约有十数天，奉军又命令第二次总攻。这次攻三道关的是二十七师、三十团。团长刘佳伦令：三十团副指挥全团的重火器连，由正面佯攻。自己率领三十步兵营，找当地人为向导，走山道绕出十数里之外，由长城缺口迂回直冲后方。但直军在长城缺口守兵过多。三十团不得突进，且伤亡很重，终未完成迂回任务。正在久攻不下的时候，忽闻冯玉祥和胡景翼两军由冷口全部撤至滦州。我第二军乘势进占冷口。而冯、胡二军，由滦州乘一列火车向北京倒戈进发。冯玉祥军全部开进北京城，曹錕被囚，北京陷入混乱状态。尽管直军有一百五十万大军投入战事，但因冯玉祥的倒戈，致使直军全线溃败。吴佩孚，由秦皇岛乘舰逃走。后来在河南鸡冠山收容旧部，有靳云鹗、刘颢、高汝桐等部约有七八万人，准备东山再起。

从冯玉祥、胡景翼的部队撤出直奉战线后，直军其他部队见大势已去，有的张惶逃窜，有些尚未得机逃走以及一些残余部队，都由东北军混成旅缴械。

冯玉祥倒戈进北京，困了曹錕，即电请天津的段祺瑞来北京执政。不久张作霖打垮直军之后，即破关直入，势如破

竹，浩浩荡荡，百万大军逼近北京城。当张作霖进到北京的第二天，即与冯玉祥等举段祺瑞为“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”，执掌北京政权。后来，段、张勾结把冯玉祥挤出北京。

张作霖进入北京后，一方面插手政权，另一方面指挥东北军长驱直入，占领了直隶、山东、江苏、安徽等省，张宗昌直取上海。一九二五年，是东北军的势力最狂妄的一年，直至冬季郭军（郭松龄）倒戈，东北军的气焰有所收敛。后因遭孙传芳、吴佩孚、冯玉祥等军三面包围，才被迫撤回东北。

第二次巨野战役的军事形势图



